景宋本禮記正義

十一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言此亦周所因於殷也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詔侑或爲詔囿夏立尸而卒祭夏禮尸有事乃坐殷坐尸無事猶坐周旅酬六尸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醵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三

代尸禮不同　周坐尸者此言周所因於殷也殷人坐尸周因坐之也　詔侑武方者亦因殷也詔告也侑勸也方常也子事父母就養無方故在宗廟之中禮主於孝凡預助祭者皆得告尸威儀勸尸飲食無常人也　其禮亦然者其於周禮侑尸及詔侑無方之禮亦因於殷禮故云亦然也　其道一也者其用至誠之道一也　夏立尸而卒祭者此更本殷周所損益相因也夏祭乃有尸但立猶質言尸是人人不可久坐神坐故尸唯飲食時蹔坐若不飲食時則尸倚立以至祭竟也　殷坐尸者此殷因夏之有立尸而損其不坐之禮益爲恒坐之法也是殷轉文也言尸本象神神宜安坐不辯有事與無事猶坐也　周旅酬六尸者此周又因殷而益之也旅酬六尸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大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辟東嚮爲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爲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尸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爲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之禮而周益之也然大祫多主而唯云六尸者先

儒與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　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者曾子引世事證周禮旅酬之儀象也醵歛錢共飲酒也凡相敵斂錢飲酒必非忘懷之酌得而遽飲必令平徧不使偏頗與周禮次序旅酬相似也其王肅禮作遽注云曾子以爲使六尸旅酬不三獻猶遽而略（注）告尸至爲也　正義曰告尸行節解經詔也勸尸飲食解經侑也案特牲少牢延尸及詔侑相尸之禮皆是祝官則是有常而云無常者熊氏云謂就衆祝之中但是祝官皆得爲之不常用一祝也案周禮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是皆得相侑尸也　君

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近人情者褻而遠之者敬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郊祭天也大饗祫祭先王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爓沈肉於湯也血腥爓孰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

孰而已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禮以尊遠爲敬近人情爲褻禮之近人情者謂若一獻孰飲食既孰是人情所欲食啗最近人情也　非其至者也既近人情非是敬之至極也　郊血者近者爲褻遠者爲敬其事非一今此先從鬼神之事而説也郊用犢犢有血有肉肉於人食啗之事於人情爲近血於人食啗最遠天神尊嚴不可近同人情故薦遠人情者以爲極敬也　大饗腥者大饗祫祭宗廟也腥生肉也宗廟爲私比郊爲劣故薦去人情稍近之腥示爲敬降於天也　三獻爓者三獻謂祭社稷五祀也其禮三獻故因名其祭爲三獻也爓沈湯肉去人情漸近而社稷五祀降於宗廟故用爓又明其敬劣也　一獻孰者一獻祭羣小祀小祀卑酒一獻也其用孰肉孰肉是人情所食最爲褻近小祀神爲最輕故以褻近人之食祭之表其敬又劣也　[注]郊祭至而已　正義曰知郊祭天者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郊是郊爲祭天也云大饗祫祭先王也者案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下宗廟之祭凡有六

享此云大饗享中最大故爲祫也此大饗之文在郊血之下故知非大饗帝也云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者以祭服差之案司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毳冕子男之服子男五獻以下差之也祭社稷五祀則絺冕宜三獻也祭羣小祀則玄冕宜一獻也云血腥爓孰遠近備古今也者血爲遠腥次之爓稍近孰最近遠者爲古近者爲今一祭之中兼有此事故云備古今也云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已者郊祭是尊而用血是尊者先遠也案宗伯祭廟以祼鬯爲始祭社稷五祀以血爲始此云郊血大饗腥三獻爓者謂祭祀初始降神之外於正祭之時有此郊血大饗腥之屬也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爓有孰此云郊血是郊有血也郊特牲云血毛告幽全是宗廟有血也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是三獻有血也楚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是郊祭天有孰也有孰則有腥可知也宗伯云以肆獻祼享先王是大饗有腥有孰也此云三獻爓宗伯云以血祭社稷五祀既

有血有爓明有腥有孰可知也然則郊天與大饗三獻並有血腥爓孰今所以各言者皇氏云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也後設腥與爓孰雖以郊爲主其祭天皆然也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於户外薦血腥也雖以大饗爲主其宗廟之祭皆然也其三獻之祭血腥與爓一時同薦凡薦爓之時皆在薦腥之後但社稷五祀初祭降神之時已埋血宗伯之文是也至正祭薦爓之時又薦血此文是也若羣小祀之屬唯有薦孰無血腥爓也以其神早故耳先薦者設之在前後進者設之居後皆皇氏之說義當然也熊氏云宗廟之祭無血鄭注論語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者謂腥肉有血今案詩小雅論宗廟之祭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則是有用血之明文也熊氏云無血其義非也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作起也敬非已情也所以下彼此有由始也有所法也是

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已猶甚也慤蹙愿貌大愿則辭不見情無由至也〕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字或爲郊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幷州川〕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配林林名〕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繫繫牲于牢也戒散齊也宿致齊也將有祭祀之事〕

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皆爲溫藉重禮也擯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扶工也詔或爲紹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子行禮當降下於彼積漸擯相敬慎之至　非作而致其情也者作起也君子行禮本意所爲上下前人非是私自專輙徒起而致其已情也　此有由始也者既非直任我情而凡有所行皆有所由以爲始也由謂法天地之道先人後已　是故七介以相見也者行敬既非直起已情皆有所由爲始故陳七介以相見申賓主之情也此言七介者舉中言之也　不然則已愨者已甚也愨愿貌若不如是陳擯介相見則甚爲愿愨言愿愨大甚也　三辭三讓而至者依司儀賓至大門外陳擯介交擯三辭畢君迎賓拜辱至大門三讓三讓入大門主君每門讓賓一辭是三辭三讓而情意相至也　不然則已蹙者謂愨愿急蹙若不爲此三辭三讓則大急蹙情無由達也　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

有事於頖宮者明相見有積漸之義有事於上帝謂祭天也必先有事於頖宮之中告后稷告以將配天也是先告卑然後祭尊也　晋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者有事於河謂祭河也必先告惡池小川從小而祭此先告從祀者然後祭河也　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者有事於泰山謂祭泰山也先告配林配林是泰山之從祀者也故先告從祀然後祭泰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　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者上云先小後大此言事神積漸絜敬之義三月繫謂祭前三月繫牲于牢也七日戒者謂祭前十日於七日之中散齋戒慎也三日宿者謂祭前三日而嚴宿以致齋也將祭之時以漸如此謹慎至極也禮須積漸不敢切迫也　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者禮既不可卒迫故賓主相見有擯相詔告也但作樂之人今既無目有扶相行步所以擯詔輔相者溫藉之至極也　注上帝至學也　正義曰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

配天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周人出自靈威仰則后稷配靈威仰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者明堂位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故知也云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者魯人無后稷之廟今將祭天而於頖宮告后稷也云將以配天先仁也者謂將欲以后稷配天先以仁恩存偶之也云頖宮郊之學也者周人立大學於東郊則天子魯侯大學在公宮東也小學在郊詩云斯樂泮水薄采其藻則魯以小學爲頖宮頖宮在郊天子亦以小學爲辟廱故鄭駁異義云三靈一廱在郊明矣

注 呼池嘔夷幷州川 正義曰此夏官職方之文

注 繫繫至切也 正義曰充人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是繫於牢也云戒散齋也宿致齋也者祭義曰散齋七日致齋三日謂之宿者鄭注儀禮云宿是又戒宿之言肅肅敬之義也云不敢切也者以積漸敬慎不敢偪切也

注 皆爲至爲紹 正義曰皇氏云温謂丞藉凡玉以物緼裹丞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丞藉今

定本作温字則當云温潤相丞藉也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二者反本也哭泣由中非由人也朝廷養賢以樂樂之也 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三者脩古 穗去實曰鞂禹貢三百里納鞂服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主謂本與古也 故可述而多學也以本與古求之而已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禮之所設反本脩古故可述而多學反本謂反其本性脩古謂脩習於古定本及諸本作循字當作脩 不忘其初者也者由其反本脩古故不忘其初也故凶事不詔者此凶事及朝事是反本也本謂心也凶事

喪親之事也　詔告也孝子親喪痛由心發故啼號哭泣不待外告而哀自至是反本還其孝性之本心也　朝事以樂者朝事謂朝廷之事也以樂奏音樂也朝廷是養老尊賢之地爲賢所樂也故臣入門必縣興奏樂之事是反本還其樂朝廷之本心　醴酒之用玄酒之尚者此下三事是脩古也醴酒五齊第二酒也玄酒是水也尚上也言四時祭祀有醴酒之美而陳尊在玄酒之下以玄酒之尊置在上此是脩古也　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者割刀今之刀也鸞刀古刀也今刀便利可以割物之用古刀遲緩用之爲難而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亦是脩古故也　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者莞簟今之席也詩云下莞上簟乃安斯寢言其細精而可安人也稾鞂除穗粒取稈稾爲席郊祭不用莞簟之可安而用設稾鞂之麤席亦脩古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者主謂本與古也既初不可忘故先王制禮必有反本脩古之法也　故可述而多學也者禮既反本而脩古若欲述行學習但用本與古以求

之則可得也故云可述而多學也 注 穗去至秸服 正義曰案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謂所刈禾也二百里納經謂刈禾穗也三百里納秸服謂禾去其實唯稾秸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 節猶驗也 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致之言至也極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作事云爲非禮不可 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者節猶驗也內猶心也物萬物也察猶分辯也言若欲外觀察萬物必先內有識驗之明若心內無明則外不能分辯也 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者心由內所識是可節是禮也言若外欲觀察萬物而心不由禮則察物

不能得也　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者引舊語結察物必須禮也致猶至極也無禮既不爲民物敬信故禮所爲萬物之至極也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大事祭祀也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爲朝夕必放於日月日出東方月生西方爲高必因丘陵謂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上爲下必因川澤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達猶皆也亹亹勉勉也君子愛物見天雨澤皆勉勉勸樂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必因其財物之性而事天地　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者財物猶云才性也禮既爲一切萬物之至極故聖人制禮因萬物之才性而致其義也　故

作大事必順天時者自此以下皆因財物之事也但財物
大莫過於天故順天時而起也順於天時其事在下 爲
朝夕必放於日月者亦順天時也爲朝謂天子春分之旦
朝日於東門之外也爲夕謂天子秋分之夕祀月於西門
之外也日是陽故朝旦用事月爲陰故夕晚用事也日旦
出自東方故於東方而朝之月初生出自西方故於西方
而祀之朝禮有東西之異是放法於日月之始 爲高必
因丘陵者爲高謂冬至祭皇天大帝耀魄寶也丘陵謂圓
丘天圓而高故祭其天神於圓丘之上也是爲高必因丘
陵也 爲下必因川澤者爲下謂夏至祭崐崘之神也川
澤方澤也地方而下故祭其神於方澤是爲下必因川澤
也 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者達猶皆也亹亹
勉勉勸樂之貌也君子謂天子也天以高圓爲質地以下
方爲體天子以愛物爲用故天地感祭而降雨澤天子皆
愛物生而勉勉勸樂所以與天地合德也 注大事至而
烝 正義曰案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

知大事謂祭祀也引春秋傳者桓五年左傳文云啓蟄而郊者謂夏正建寅之月蟄蟲啓戶郊祭天也云龍見而雩者謂建巳之月龍星昬見而雩祭天求雨也云始殺而嘗者謂建酉之月陰氣始殺而嘗祭宗廟也云閉蟄而烝者謂建亥之月烝祭宗廟烝衆也萬物皆成可薦者衆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 古者將有大事必選賢誓衆重事也 是故因天事天 天高因高者以事也 因地事地 地下因下者以事也 因名山升中于天 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也 因吉土以饗帝于郊 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於郊以四時

所兆祭於四郊者也今漢亦四時迎氣其禮則簡 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功成而太平陰陽氣和而致象物 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行木爲雨金爲暘火爲燠水爲寒土爲風 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南面立者視朝

疏 正義曰上經論作大事必順天時故此經明舉賢任能敬事天地遂致龜龍降集寒暑順時 尚有德者謂貴尚有德之人 尊有道者謂尊崇有道之士 任有能者謂使任有能之衆 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者謂至將祭之時選舉賢能置之在於祭位則射以擇士是也而又聚集其衆而誓戒之則其有不恭則服大刑是也 是故因天事天者謂因天體之高以高處以事天則上文爲高必因丘陵是也 因地事地者地體卑下因卑下之處

以事地則前文爲下必因川澤是也　因名山升中于天者此還因天事天但事天非在一所此謂封禪之時中成也謂天子巡守至方嶽之下因此有名之大山升進諸侯成功之事以告於天　因吉土以饗帝于郊者此謂祭五方之帝因其所卜吉土以爲都饗祭五方之帝於都之四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者假至也此覆說上文升中于天以天下大平故鳳皇隨德而降龜龍感化而至　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者覆說前文因吉土以饗帝以陰陽順序故風雨應節寒暑順時然上因天事天因地事地是圓丘方澤不有感致者以圓丘方澤等未大平之時未能感致故不云升中于天此是大平之後故致鳳皇與龜龍吉土饗帝雖未大平已行此禮但功成之後陰陽彌更順之故奉以言焉若據大平饗帝則致時和自然圓丘方澤大平之時致祥瑞可知　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者以其尚德尊賢奉天事地陰陽既合嘉瑞並來以是之故聖人但南面而立朝夕視朝而天下大治　注名

猶至號也　正義曰大山謂方嶽也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此謂封禪也大平乃封禪其封禪必因巡守而爲之若未大平但巡守而已其未大平巡守之時亦燔柴以告至故王制說天子巡守必先柴若大平巡守之時初到方嶽亦燔柴告至之後乃考諸侯功績又封土爲壇更燔柴祭天告諸侯之成功也此唯泰山爲之餘嶽則否其巡守則每嶽皆至也而皇氏云大平乃巡守案詩頌時邁巡守告祭柴望時邁武王之詩而有巡守之禮武王未大平何得云大平乃巡守其義非也云孝經說曰至刻石紀號皆孝經緯文也封乎泰山者謂封土爲壇在於泰山之上考績燔燎者謂考諸侯功績燔柴燎牲以告天禪乎梁甫者禪讀爲墠墠謂除地爲墠在於梁甫以告地也梁甫是泰山之旁小山也刻石紀號也者謂刻石爲文紀録當代號謚案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所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

梁甫之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迹以自勸也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故孔子曰封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數者七十有餘三皇禪於繹繹之山五帝禪於亭亭之山三王禪於梁甫之山繹繹無窮之意禪于有德者而居之無窮已亭亭者制度審諦道德著明梁甫者梁信也甫者輔也信輔天地之道今案書說禪者除地爲墠而白虎通云以禪讓有德其義非也案史記封禪書齊桓公欲行封禪管仲諫止辭云自古封禪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昔有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犧氏封泰山禪云云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周成王皆封泰山唯禹禪會稽成王禪社首其餘皆禪云云云云者亦泰山旁小山名也但白虎通與史記禪處不同未知孰是也白虎通又云王所以巡守何巡者循也守者收也謂循行天下收人道德大平恐遠近不同政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必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熊氏云大平乃巡守其

義非也已難於上 注 吉土至則簡　正義曰饗帝於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謂木帝於東郊火帝於南郊金帝於西郊水帝於北郊土帝亦於南郊又王者各祭感生之帝於南郊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謂此也 注 五帝至爲風　正義曰五帝主五行者即蒼帝靈威仰之屬分主五行各主七十二日故坤靈圖云五帝東方木色蒼七十二日云云是也云庶徵得其序也者即尚書洪範八曰念用庶徵庶衆也徵驗也謂衆行得失之驗云五行木爲雨金爲暘火爲燠水爲寒土爲風者案洪範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是五行之氣各有所主也鄭義五行所主如此也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 目下事也

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 禮樂之器尊西也小鼓謂之應犧周禮作獻

君在阼夫人在房人君尊東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大明日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月出西方而東行也周禮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言交乃和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天道用教以示人聖人則放之以為德故君立於阼以象日夫人在西房以象月天道至教者謂天垂日月以示人以至極而為之教 聖人至德者聖人法天之至極而為德 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者罍尊在阼謂夫人所酌也犧尊在西謂君所酌也 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者縣鼓謂大鼓也

在西方而縣之應鼓謂小鼓也在東方而縣之熊氏云此謂諸侯時祭所用之禮故豐尊夫人所酌也其天子之祭則豐尊在堂下故禮運云澄酒在下酒謂三酒在堂下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則君不酌罍也案大射禮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大射禮是諸侯之法此亦諸侯之禮所以大鼓及應所縣不同者熊氏云大射謂射禮也此謂祭禮也是諸侯之法雖同諸侯祭射有異案大射注云應鼙應朔鼙也又云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以此言之則朔鼙應鼙皆在大鼓之旁先擊朔鼙次擊應鼙乃擊大鼓以其相近故云便也以其稱朔朔始也故知先擊朔鼙以其稱應故知應朔鼙也又大射稱建鼓此云縣鼓大射應鼓既在大鼓之旁此應鼓在東乃與縣鼓別縣者皆謂祭與射別也　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者案上云罍尊在阼當阼階堂上而設之則犧尊在西堂西階堂上而陳之故君於阼階西嚮酌犧尊夫人於西房之前

東嚮酌罍尊　禮交動乎上者謂君與夫人酌獻之禮交相動於堂上也　樂交應乎下者謂縣鼓應鼓相應在於堂下　和之至也者謂堂之上下禮樂交相應會和諧之至極也　注禮樂至作獻　正義曰禮樂之器尊西也者鄭據此經而論犧尊貴於罍尊而犧尊在西縣鼓大於應鼓而縣鼓在西故云禮樂之器尊西云犧周禮作獻者案周禮司尊彝兩犧尊字作兩獻尊鄭云獻讀爲犧　注人君至右房　正義曰此以經云君在阼夫人在房故云人君尊東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卿大夫以下唯有東房故鄉飲酒鄉射尊於房戶閒賓主夾之無西房也知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士喪禮主婦髽于室在主人西喪是記君之喪婦人髽帶麻于房中亦當在男子之西故彼注亦云則西房也又顧命云天子有左右房此云夫人在房又云夫人東酌罍尊是西房也故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　注象日至所酢　正義曰引周禮司尊彝者證罍尊與此經中夫人東酌罍尊不同故引以明之見其不同之

意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之屬其義具於明堂疏於此略之禮也者反其所自生自由也制禮者本已所由得民心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已之功舜之民樂其紹堯而作大部湯武之民樂其濩伐而作濩武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動反本也脩樂以道志勸之善也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國亂禮慢而樂淫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觀其禮樂則知治亂也蘧伯玉衛大夫也名瑗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禮樂亦猶是也故曰君子愼其所以與人者將以是觀

疏正義曰前經明

禮樂相交故此經更論先王制禮樂以節事道志化民治下也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者自由也言王者制禮各反其本業所由生以制禮也猶若殷周爲民除害以得民心初生王業其制禮遠以得民心之事而爲禮本　樂也者樂其所自成者自亦由也言王者制樂樂已所由成者以制樂若殷周之等民樂其用武除殘討惡以成王業故作樂以尚其威武也但禮之與樂俱是象其王業所由但禮據王業之初樂據王業之末但大平功成治定之後制禮本論其初故云反其所自生作樂論其末故云樂其所自成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者以禮爲反本故用禮以節萬事動皆反本以初生王業用此禮以得民心故用民心之義以節事宜　脩樂以道志者王者脩治所作之樂以道達已志由已用此樂以成王業故脩正其樂以勸道已志使行之不倦　故觀其樂而治亂可知也者若能以禮節事以樂道志則國治也若不以禮節事不以樂道志則國亂也故云治亂可知也　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

者達謂通達言有德君子自達義理觀其禮樂則知治亂
遼伯玉先有此言故記者引之結成治亂可知之事　故
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者此又以工匠之事譬喻禮樂觀
其器之善惡而知工匠巧拙器善則工巧器惡則工拙
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者此又以人事譬喻禮樂觀其人
之發動所爲而知其人之有知若發而皆中則知有知若
發而不中則知無知禮樂亦猶是也若禮正而樂和則知
其國治若禮慢而樂淫則知其國亂也　故曰君子慎其
所以與人者禮樂既爲人之所觀以此之故君子治國以
謹慎其所以與人相接者謂禮樂之事此禮樂者謂與人
交接之具故慎之言將以見觀之　注自由至心也　正
義曰制禮者本已所由得民心者若舜元由能紹堯之功
得民心而初王業至制禮之時還基本初時得民心之事
而制禮若舜質素初則陶於河濱後制禮則尚質素故考
工記云有虞氏尚陶是也禹則治水始立溝洫後制禮則
尚其工匠之事夏后氏尚匠是也湯則以桀荒淫器物失

所湯以制禮樂之器而得民心殷人尚梓是也周武王以紂昏淫尊卑無叙故尚文物車服之屬而得民心周人尚輿是也此皆本其所以得民心是也 注 作樂至濩武 正義曰作樂者縁民所樂於已之功者樂章功成之事已之功成人之所樂故云所樂於已之功也舜之民樂舜紹堯而作大韶湯武之民樂其濩伐而作濩武者此亦因其所由與禮不異但禮雖治定乃作則本其初始得民心之時樂以成功乃爲即歌當時喜樂之事所以與禮異也但禮是初始得民心而已樂是樂其末故其民心樂紹堯樂其濩伐 注 動反本也　正義曰王者治國動皆反本萬事皆以禮節之 注 勸之善也　正義曰經云脩樂以道志樂是功成之極故王者作樂之後恒脩治此樂以勸道已志行善不忘故云勸之善也

大廟之内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 納牲於庭時也當用幣告神而殺牲 君親制祭夫

人薦盎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制肝洗於鬱鬯以祭於室及主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親割謂進牲孰體時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勿勿猶勉勉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肉謂之羹道猶言也設祭于堂設祭之饌於堂人君禮然為祊乎外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詩頌絲衣曰自堂徂基故

曰於彼乎於此乎不知神之所在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祭宗廟之事大廟之內敬矣者舉大祫之祭故云大廟其實諸廟亦皆敬矣此章所論謂侯伯子男祭廟之禮　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者此謂祼鬯既訖君出廟門以迎牲牽牲而入納於庭之時也於時須告神以殺牲大夫則贊佐執幣而從君君乃用幣以告神　君親制祭夫人薦盎者此謂殺牲已畢進血腥之時斷制牲肝洗於鬱鬯入以祭神於室於此之時夫人薦盎齊以獻之侯伯子男之君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盎　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者謂薦孰時君親割牲體於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　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者謂制祭割牲之時則卿大夫從君也薦盎酒之時命婦從夫人也　洞洞乎其敬也者洞洞質慤之貌言君與夫人卿大夫之等皆容貌洞洞然其爲恭敬也　屬屬乎其忠也者屬屬專一之貌其心則屬屬然專一盡其忠誠也　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者勿勿猶勉勉也言中

心勉勉乎欲望神之歆饗　納牲詔於庭者詔告也謂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詔於庭　血毛詔於室者謂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　羮定詔於堂者羮肉湆也定孰肉也謂煑肉既孰將欲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是薦孰未食之前也　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者道言也所以三詔皆不同位者蓋言求而未之得也故於三處告之　設祭于堂者謂薦腥爓之時設此所薦饌在於堂　爲祊乎外者祊謂明日繹祭在廟門之旁謂之祊言爲此祊祭在於廟門外之西也　故曰於彼乎於此乎者以其不知神之所在或祭之於堂或祭之於外不知此神於彼堂乎於彼室乎於此祊乎以古語有此故記者引以結之　注納牲至殺牲　正義曰下云納牲詔於庭此有大夫贊幣故知納牲於庭時用幣以告神　注親制至及主　正義曰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者案郊特牲云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又祭義取膟膋之後又爓祭祭腥則膟膋所用在腥爓之前故知血膋是朝事

時也云所制者制肝洗於鬱鬯者約漢禮而知也 知祭於室及主者郊特牲云詔祝於室是也 注親割至體時 正義曰皇氏以爲謂薦孰之時進牲之孰體也熊氏禮本牲爲腥也謂薦腥體孰體薦腥體謂朝踐薦腥時孰體謂饋食薦孰時案經文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薦酒薦盎既不得同時則割牲何得薦腥兼薦孰熊氏之說非也 注肉謂之羹 正義曰爾雅釋器文 注設祭至禮然 正義曰知者特牲少牢皆設饌在奧此言設饌於堂故知人君禮也 注祊祭至徂基 正義曰此云爲祊乎外稱外故知明日繹祭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不云外故鄭彼注不云明日繹祭也云謂之祊者於廟門外之旁因名焉者以釋宮云廟門謂之祊今日繹祭在廟門外之西旁因以廟門爲稱故云因名焉云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者以正祭設饌在室故知繹祭亦設饌在室案有司徹上大夫賓尸坐尸侑於堂酌而獻尸故知人君繹祭亦事尸於堂也但卿大夫賓尸禮略不

設祭於室又不在廟門異於君也云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者證廟門之旁有室有堂也又引詩頌絲衣之篇者證繹祭在堂事尸也絲衣之篇論繹祭之時從堂上往於堂下之基故云自堂徂基 注 不知神之所在也 正義曰案郊特牲云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此文唯云於彼乎於此乎故鄭引彼上文爲注以會此文明是一也

一獻質 謂祭羣小祀也 **三獻文** 謂祭社稷五祀 **五獻察** 察明也謂祭四望山川也 **七獻神** 謂祭先公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祭諸神獻數之差取義各别 一獻質者謂祭羣小祀最卑但一獻而已其禮質略 三獻文者謂祭社稷五祀其神稍尊比羣小祀禮儀爲文飾也 五獻察者謂祭四望山川其神既尊神靈明察 七獻神者謂祭先公之廟禮又轉尊神靈尊重也 注 謂祭至先公 正義曰鄭知然者案周禮司服職玄冕一章祭羣小祀故知一獻當祭羣小祀絺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故

知三獻祭社稷五祀也毳冕五章祀四望山川故知五獻祭四望山川也鷩冕七章享先公故知七獻祭先公也案此社稷三獻卑於四望山川而大宗伯職云以血祭社稷五嶽又大司樂祭社稷奏大蔟祀四望奏姑洗又禮緯云社稷牛角握五嶽四瀆角尺以此言之則社稷尊於四望山川而獻與衣服卑者熊氏云獻與衣服從神之尊卑其餘處尊者以其有功與地同類故進之在上從國中之神莫貴於社稷之類直以功見尊其實卑也以是地别神故不爲尊也大饗其正事與盛其饌與貢謂祫祭先王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此饌諸侯所獻内金示和也此所貢也内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荊揚二州貢金三品束帛加璧尊德也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先德焉龜爲

前列先知也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前荊州納錫大龜金次之見情也金炤物金有兩義先入後設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萬民皆有此物荊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揚州貢篠簜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周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近之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出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爲陔夏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大饗之事諸侯各貢其方物奉助祭之禮　大饗其王事與者饗謂饗祭先王饗中之大謂祫也其王家之事與與是語辭也諸侯雖有祫祭不可致有九州之物唯王者乃然故云其王事

與也　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者言此等是諸侯所貢故云九州之美味也　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者此亦諸侯所貢實於籩豆是四時和氣所生故云四時和氣也　內金示和也者謂諸侯所貢納金以爲庭實示其柔和也以金能從革故也　束帛加璧尊德也者謂朝而行享之時以束帛加璧於上尊崇其德也以君子之德與玉相似故尊之也　龜爲前列先知也者此謂布庭實之時龜在衆物之前而爲列先其有知也以龜有靈知故云先知也　金次之見情也者陳列此金次在龜後所以次在龜後者以金能炤物露見其情　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者龜金之後布陳丹之與漆也絲也纊也竹也箭也與天下衆人共有此財故諸侯之朝來而貢之陳列在下　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者知以上所陳謂九州之內諸侯此言其餘者謂九州之外其於四海之國無常貢之貨各以其國之當時所有而貢之則招致遠物也　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者肆夏當

爲陔夏其諸侯之賔禮畢而出去則奏陔夏之樂而送之蓋貴重於禮雖禮畢而出猶陔夏而戒之使不失禮【注】盛其至先王　正義曰盛其饌者即三牲魚腊籩豆是也貢者則內金示和龜爲前列之屬是也謂祫祭先王者以有三牲魚腊則非祭天以內金布庭實又非饗賔饗賔時無此庭實故也知非朝而貢物謂之大饗者以朝而貢物不名大饗孝經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故知此大饗是祫祭也以饗中最大故稱大饗【注】此所至三品　正義曰知爲庭實者左傳云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故知金爲庭實今先設金者發首先云內金故知先設金云荆揚二州貢金三品者禹貢文鄭注以爲金銀銅三品者三色也【注】貢享至德焉　正義曰知東帛加辟行享之時所執致命者覲禮文也　云君子於玉比德焉者謂諸侯執玉來貢欲自勗勵以玉比德又示敬王以玉比王【注】龜知至大龜　正義曰龜能豫知吉凶故云知事情云陳於庭在前者據與所陳衆物最在前仍在馬之後故覲禮

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云初享以馬若皮然後乃陳龜
金竹箭之等是也 注 金炤至後設 正義曰金炤物者
解經見情金有兩義者一示和二是見情故云兩義云先
入後設者此經先云內金示和是先入陳在龜後是後設
注 萬民至篠簜 正義曰荊州貢丹兖州貢漆絲豫州貢
纊楊州貢篠簜皆禹貢文也 注 其餘至近之 正義曰
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之國者案周禮大行人
陳六服之貢乃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其六服之外於九州言之唯有夷鎮蕃三服是九州之外
也云周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近之者案周語穆王征
犬戎祭公謀父諫不從遂往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言近
之者彼因征而得非因貢而來故云近之近者謂近其貴
寶也 注 出謂至陔夏 正義曰肆夏當爲陔夏者案大
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月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
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今破爲陔夏者以大司樂之文
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此經是助祭之後無筭爵

禮畢客醉而出宜奏陔夏故燕禮大射賓出奏陔夏明不失禮也祀帝於郊敬之至也言就而祭之不敢致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仁恩也父子主恩也喪禮忠之至也謂哭踊袒襲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謂小斂大斂之衣服葬之明器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謂來聘贈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言禮有節於內可以觀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揔明祭祀死喪賓客之等所以禮爲備具人道之至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者天尊彌遠祭之宜極盡於敬故云敬之至也　宗廟之祭仁之至也者宗廟主親祭之必極盡於仁愛故云仁之至也　喪禮忠之至也者親戚之喪必盡忠心追念故云忠之至也　備服器仁之至也者此亦據喪禮備此小斂大斂之衣

服及葬之明器亦是仁愛之親故云仁之至也　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者此亦謂喪禮賓客用幣帛以相賻賵於事合宜故云義之至也　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者言君子欲觀其人行仁義之道必須用禮爲其本若行合於禮則有仁義若不合於禮則無仁義故云禮其本也案前文有仁有義有敬有忠此不言敬與忠者舉仁義則忠敬可知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道猶由也從也

疏　正義曰前文觀仁義之道禮爲其本此經明學禮之人唯須必有忠信甘受和白受采者記者舉此二物喻忠信之人可得學禮甘爲衆味之本不偏主一味故得受五味之和白是五色之本不偏主一色故得受五色之采以其質素故能勻受

衆味及衆采也　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者心致忠誠言又信實質素爲本不有雜行故可以學禮也　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者苟猶誠也道猶從也言人若誠無忠信爲本則禮亦不虛空而從人也言雖學禮而不得也　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者其人即忠信之人也學禮得忠信之人則是禮道爲貴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誦詩三百喻習多言而不學禮也大旅祭五帝也饗帝祭天　毋輕議禮謂若誦詩者不可以強言禮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禮之爲貴貴於衆事

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者假令習誦此詩雖得三百篇之多若不學禮此誦詩之人不足堪爲一獻之祭言一獻祭羣小祀不學禮則不能行也　一獻之

禮不足以大饗者言雖習一獻小祀其禮既小不堪足以行大饗之禮大饗謂祫祭宗廟也　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者大饗其禮雖繁仍是去人不遠其禮可知大旅是揔祭五帝天與人道隔其禮轉難故雖能行大饗之禮不堪足以行大旅事天　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者大旅雖揔祭五帝是有故而祭其禮簡略不如饗帝正祭之備故云大旅具矣不堪足以正饗天帝謂郊祭天也故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是祀天重於旅帝又郊特牲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是郊爲祭天之重　毋輕議禮者若不學於禮無得輕脫論議于禮猶如誦詩三百篇不能行小祀禮也 注 大旅至祭天　正義曰知大旅祭五帝者案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與上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其文相對祀地云旅四望則知上云旅上帝是旅五帝也云饗帝祭天者經既云大旅又云饗帝是饗帝與大旅不同故知此饗帝是常祀祭天也鄭直云祭天則感生之帝與圓丘俱包之也　子路爲季

氏宰宰治邑吏也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謂舊時也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以其久也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偏任爲跛依物爲倚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戸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室事祭時堂事儐尸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多其知禮

疏正義曰前經既明禮爲其重故記者引子路能行禮之事

季氏祭逮闇而祭者逮及也言季氏祭於宗廟逮至日闇而行祭禮　日不足繼之以燭者謂祭祀未終日已昏沒故云日不足禮事未畢故繼日明而以燭也　有司跛

倚以臨祭者以其事乆有司倦怠故皆偏跛邪倚於物臨於祭祀其爲不敬甚大矣　他日祭子路與者言往昔以來所祭之時恒皆如此他日謂别日其後别日而祭子路與在行禮之中　室事交乎戶戶者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在室故云室事交乎戶戶外人將饌至戶內人於戶受饌設於尸前相交承接在於戶也　堂事交乎階者謂正祭之後儐尸之時事尸於堂故云堂事交乎階謂在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是交乎階　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者質正也晏晩也謂正明之時而始行事朝正嚮晩禮畢而退言敬而能速也　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者子路好勇時人多不尚其所爲故孔子以此明之誰謂由也而不能知禮乎言其知禮也以其禮從宜寧可禮略而敬不可禮煩而怠也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三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郊特牲第十一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郊特牲者以其記郊天用騂犢之義此於别録屬祭祀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爲貴也孕任子也易曰婦孕不育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此因小說以少爲貴者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血腥爓祭用氣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已矣亦不饗味也此大饗饗諸侯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小少及薄味爲貴各依文解之　既以郊祭名篇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案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鄭氏以爲天有六天丘郊各異今具載鄭義兼以王氏難鄭氏謂天有六天天爲至極之尊其體秖應是一而鄭氏以爲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據其在上之

體謂之天天爲體稱故說文云天顛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爲德稱也故毛詩傳云審諦如帝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寒暑時又春秋緯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北極燿魄寶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是五帝與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大皥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言又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爲二者案大宗伯云蒼辟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

樂云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爲蒼辟蒼犢圜鐘之等爲祭圓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鐘之等以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王肅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與圓丘同配以后稷鄭必以爲異圓丘又以帝嚳配者鄭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禮故注郊特牲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鄭必知是魯禮非周郊者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魯郊用日至之月案周郊祭天大裘而冕郊特牲云王被衮戴冕璪十有二旒故知是魯禮非周郊也又知圓丘配以帝嚳者案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嚳以明禘大於郊又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於圓丘故以圓丘爲禘也圓丘比郊則圓丘爲大祭法云禘嚳是也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爲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稱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

祭爲大故亦稱禘也以爾雅唯云禘爲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后稷配天見於周頌故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若以嚳配圓丘詩頌不載者后稷周之近祖王業所基故配感生之帝有勤功用故詩人頌之嚳是周之遠祖爲周無功徒以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故詩無歌頌或可詩本亦有也但後來遺落故正考甫得商之遺頌十二篇至孔子之時唯五篇而巳以此言之明詩有遺落也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圓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爲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禖爲祈祭不入數崔氏以雩爲常祭九也凡祭天其服皆大裘周禮司服文其尸服亦大裘故節服氏云郊祀裘冕送逆尸是也其樂除圓丘所用圜鐘爲宮之外皆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故大司樂云乃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注云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是也其玉圓丘用蒼璧夏正郊天用四圭有邸其五時迎氣東方用青圭南方用赤璋西方用白琥

北方用玄璜其中央無文先師以爲亦用黃琮熊氏以爲
亦用赤璋鄭注宗伯云辟圓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
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辟曰璜象
冬月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其牲幣各放其玉之色案
天色玄而用蒼犢者但天色雖玄遠望則蒼取其遠色故
用蒼也其祭天之器則用陶匏陶瓦器以薦菹醢之屬故
詩生民之篇述后稷郊天云于豆于登注云木曰豆瓦曰
登是用薦物也匏酌獻酒故詩大雅美公劉云酌之用匏
注云儉以質祭天尚質故酌亦用匏爲尊皇氏云祭天用
宗廟犧尊皇氏又云祭天既用犧尊其陶匏者是盛牲牢
之器今案陶匏所用如上所陳而皇氏以匏爲盛牲之器
義無此理其說非也其祭天之處冬至則祭於圓丘圓丘
所在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故魏氏之有天下營
委粟山爲圓丘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但
不知遠近者其五時迎氣則在四郊故小宗伯云兆五帝
於四郊鄭云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郊季夏迎

黃帝亦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黒帝於北郊司馬法百里遠郊鄭注書序云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謂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天之郊去國皆五十里也其夏正祭感生之帝亦於南郊知者孝經緯云祭帝於南郊就陽位是也其雩祭五天帝亦於國城南故鄭注論語云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是也其九月大饗五帝則在明堂鄭駁異義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其圓丘之祭崔氏云其初先燔柴及牲玉於丘訖次乃埽丘下而設正祭若夏正及五郊初則燔柴及牲玉於壇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次則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故禮器云至敬不壇埽地而祭是也其所配之人虞夏商周用人各異文具祭法圓丘之祭周人則以嚳配之祭法禘嚳是也其感生之帝則以后稷配之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崔氏云皆在明堂之上祖宗通言故祭法云祖文

王文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是文王稱宗文王旣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故云祖宗通言其祭天之樂皆用雷鼓故鼓人云以雷鼓鼓神祀是也其圓丘之祭皇氏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次乃奏圜鐘之樂六變以降其神天皇之神爲尊故有再降之禮次則埽地而設正祭置蒼璧於神坐以禮之其在先燔者亦蒼璧也次則以豆薦血腥祭天無祼故鄭注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然則祭天唯七獻也故鄭注周禮云大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則圓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爲二獻也王進爵之時皆奏樂但不皆六變次薦孰王酌盎齊以獻是爲三獻也宗伯次酌醍齊以獻是爲四獻也次尸食之訖王酳朝踐之泛齊是爲五獻也又次宗伯酌饋食之醍齊以獻是爲六獻也次諸臣爲

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為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 酢諸臣以事酒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禘祭同唯有四齊無泛齊又無降神之樂唯燔柴升煙一降神而已王朝踐獻以醴齊宗伯亞獻以盎齊次饋孰王獻以醍齊宗伯又獻以沈齊尸食訖王獻以朝踐之醴齊宗伯獻以饋孰之沈齊諸臣為賓長亦獻以沈齊不入正數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其燔柴以降神及獻尸與祭感生之帝同但二齊醴盎而已諸臣終獻亦用盎齊從上至此皆皇氏所說皇氏以圓丘之祭賓長終獻不取沈齊而取泛者以禮運約之沈齊當在堂丘下不可用之故更上取泛齊案禮運沈齊在廟堂之下尚得酌之升堂以獻又皇氏祭感生帝及五時迎氣沈齊亦在壇下賓長皆得用之升壇以獻何為圓丘沈齊獨不可用乎若以圓丘高遠不可下取沈齊凡齊泛醴為尊盎醍為卑賓長終獻秪可以次用醍齊何得反用泛齊乎今謂圓丘賓長之獻用沈齊也以其賓長是臣助祭終獻

遠下於君故從丘下酌沇齊又崔氏云以清酒酢王昔酒酢后案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鄭注云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罍盛三酒唯云諸臣所酢不云酢王酢后崔氏所說於義疑也皇氏於此經之首廣解天地百神用樂委曲及諸雜禮制繁而不要非此經所須又隨事曲解無所馮據今皆略而不載其必有所須者皆於本經所須處各隨而解之他皆倣此熊氏云四時迎氣及諸神小祀等並有降神之樂則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下降神正祭同用其樂亦是一義也然此郊特牲以下至降尊以就卑文承禮器之下覆說以少爲貴之事郊所以用特牲者郊謂於南郊祭感生之帝但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與配坐皆特牲故下文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又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是也然祭天初有燔燎後有正祭皆須有牲故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司農云實牛柴上也鄭康成云實牲體焉郊唯特牲得供燔燎正祭二處所用者熊氏皇氏等以爲分牲體

供三處所用其實一特牲也而月令郊禖用大牢者彼尋
求子之祭不與常祭同故不用犢我將祀文王於明堂經
云維羊維牛者據文武配祭得用大牢也若孔安國之義
后稷配天亦用大牢故召誥云后稷貶於天有羊豕案羊
人云釁積共其羊牲注云積積柴則祭天用羊者熊氏云
謂祭日月以下故燔燎用羊也祭日月以下旣用羊小司
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鄭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然則
王者之祭無不用牛又禮緯云六宗五嶽四瀆之牛角尺
則日月以下之祀皆用牛者蓋日月以下常祀則用羊王
親祭則用牛故小司徒注云玄冕所祭據王親祭也此郊
特牲指用而言故下文云用騂犢故牧人云陽祀用騂牲
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以此約之夏殷以上
祭感生之帝各用其正之色其迎五方之帝其牲上已備
陳帝牛稷牛其牲雖異其色宜同凡配祭之人牲與天同
也其四月大雩九月大饗其天及配人其牲各依當方
之色其文武汎配則用大牢其牲色無文周人尚赤當用

騂也論語云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注云帝謂天微五帝用玄牡者彼謂告祭也其四鎮五嶽之等各用當方之色故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若尋常山川時祭以下則用純物不隨四方之色若國外表貉磔禳之等則用雜色故牧人云凡時祀之牲則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其常祀之牲則皆用牡祈禱之祭或用牡唯孟春禁之故月令孟春犧牲無用牝其日月以下及五祀之等常祀用羊王親祭則用牛具如前說　而社稷大牢者社五土摠神稷是原隰之神功及於人人賴其功故以大牢報祭其牲則黝色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則神州亦用黝牲也其崐崘地祇用黃犢故大宗伯黃琮禮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其社稷與神州其樂用大蔟與應鍾故大司樂云乃奏大蔟歌應鍾以祭地祇注云謂神州之神及社稷其玉神州則用兩圭有邸其社稷無文崔氏云玉當與神州同用兩圭有邸以四望亦用兩圭故也其服社稷則絺冕神州與崐崘

服無明文崔氏云用大裘爲崐崘之神玉則用黃琮鄭注宗伯琮八方象地其樂則用函鍾爲宫故大司樂云凡樂函鍾爲宫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吕爲羽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是也其夏至祭方澤之禮齊酒獻數與圜丘同其神州獻數與夏正郊天同而社稷之祭尊用大瓦罍三獻文具崔氏義宗於此煩而不録也　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　謂天子廵守至諸侯之國諸侯致膳於天子則用犢也　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　謂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禮用大牢熊氏云大牢者則掌客云殷膳大牢非是飱積饔餼之等皇氏云此直云大牢則揔包饔餼飱積之等雖牢數多少有異皆用大牢也今謂此經說以小爲貴天子少而諸侯多又膳文與殷膳同則熊氏皇氏未知孰是也　貴誠之義也　釋郊所以用特牲天子所以膳用犢之意郊之特牲亦是犢也貴此犢未有牝牡之情貴其誠慤之心故云貴誠之義也然社稷及諸侯大牢非是貴誠而載之

者言社稷大牢以明郊用特牲言諸侯大牢以明天子用犢顯其貴誠也不取大牢之意　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天子尊極貴其誠慤之心故因上起下之辭是以云故　注易曰婦孕不育　正義曰此易漸卦九三爻辭云夫征不復婦孕不育案漸卦艮下巽上九三上與九五互體爲离离爲火腹孕之象也又互體爲坎坎爲丈夫坎爲水水流而去是夫征不復也夫既不復則婦人之道顛覆故孕而不育引之者證經孕是懷任之意也　大路至五就　因貴誠重小故説以少爲貴也大路殷祭天車也用以祭天故曰大路五采一成曰就天質慤故止一就也故明堂位云大路殷路是也先路三就者先路亦殷路也殷則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飾爲先先相次爲言對次故稱先也每加以兩大路一先路三也次路故五就也　注禮器至誤也　正義曰今此經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是節級相降以二案禮器大路一就次路七就無先路之文若以先路爲三則於次路七就非加兩之差

若以先爲五則於大路一就又非加兩之差故知此經次路五就爲是禮器云次路七就爲誤也　郊血至臭也因貴少更説不貴味也所進血腥如禮器中説崔氏云周禮之法郊天燔柴爲始宗廟以祼地爲始社稷以血爲始小祀騙辜爲始此云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者謂正祭之時薦於尸坐之前也　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者此解郊血義血氣也夫孰食有味者爲人道人道卑近而天神尊貴事宜極敬極敬不褻近故用血也用血是貴氣而不重味故云貴氣臭也而宗廟敬降於天故用腥腥稍近味社又降於宗廟故用爓爓又稍近味　諸侯至已矣　此一經亦明貴氣義也　諸侯爲賓灌用鬱鬯者灌猶獻也謂諸侯來朝在廟中行三享竟然後天子以鬱鬯酒灌之也故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侯伯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諸子諸男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鄭注云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祼王既拜送爵又

攝酌璋瓚而裸后又拜送爵是謂再裸再裸賓乃酢王也禮侯伯一裸而酢者裸賓賓酢王而巳后不裸也禮子男一裸不酢者裸賓而巳不酢王也　灌用臭也者覆說諸侯爲賓灌用鬱鬯之意鬱鬯是臭故云灌用臭也此亦明貴氣之禮　大饗尚服脩而巳矣者謂諸侯行朝享及灌以後而天子饗燕食之也若上公則三饗三食三燕若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若子男則壹饗壹食壹燕也南本或云侯伯亦三饗誤也其行饗之時雖設大牢之饌于時先薦服脩于筵前然後始設餘饌故云尚服脩而巳矣此亦明不饗味之義也

（注）此大至侯也　正義曰以文承上大饗腥之下上大饗謂祫祭恐此大饗者亦是祫祭故云饗諸侯也必知饗諸侯者以此經前云諸侯爲賓下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皆論待諸侯之事故以爲饗諸侯也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言諸侯相饗

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獻酢禮敵也

焉此降尊以就卑也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爲賓賓爲苟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尊卑之席各依文解之　此大饗謂諸侯相朝主君饗賓賓主禮敵故主君設三重之席而受酢焉【注】言諸至敵也　正義曰知非諸侯朝天子天子饗之而云諸侯相饗者以經云君三重席而酢三重席是諸侯之禮而又稱君故知諸侯相饗也案周禮司几筵諸侯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止有二席得爲三重者皇氏云三重者有四席爲三重謂鋪莞筵三上加繅席一熊氏以爲席之重數異於棺也三重止三席也云獻酢禮敵也者以賓與主人俱是諸侯並有三重之席無所降下對下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降尊就卑之義是尊卑不敵也故此云獻酢禮敵也　三獻至卑也　此謂諸侯遣卿來聘卿禮三獻其副既是大夫與卿爲介謂之三獻之介此介是大夫大夫席雖再重今爲介降一席秖合專席主君若受此介之酢爵雖是諸侯

應合三重之席必徹去重席單席而受此介之酢爵焉所以然者降諸侯之尊以就介之卑故也注三獻至單也

正義曰三獻卿大夫者以五等諸侯有九獻七獻五獻故五等諸侯之卿皆三獻也大夫卿之揔號若春秋之時則與此禮有異若霸國之卿則禮同子男故昭元年鄭人饗趙孟具五獻籩豆杜元凱云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其侯伯次國其卿與大國大夫同故昭六年季武子如晉晉人享之武子辭云下臣得貺不過三獻杜云大夫三獻是也云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爲賓賓爲苟敬者案燕禮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其介爲賓注云主國君饗時親進醴于賓今燕又宜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爲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如鄭此言則燕時賓爲苟敬饗時則否今此注云饗燕之賓爲苟敬連言饗者因燕而連言饗其實饗時賓自爲賓不爲苟敬也案燕禮注介門西北面西上公降迎上介以

爲賓揖讓升乃命宰夫爲主人獻賓於西階上其有媵爵羣臣入即位如燕禮案禮主人與賓俱升自西階主人酌於賓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賓就筵祭酒西階上卒爵以酢主人主人於賓右北面受酢此是使宰夫爲主人與賓相獻之禮也據燕禮之文唯有賓酢主人無賓酢主君之禮今此主君專席而受賓酢者案燕禮無賓酢公禮至於說屨升堂坐之後賓降洗升媵觚于公公受賓爵飲以賜下此云受酢蓋謂此也或可燕已臣子賓不酢公若與鄰國賓燕以介爲賓賓得酢公也但禮不具耳皇氏以介爲賓宰夫爲主人賓與主人席於西階上主人在東賓在西俱北面又席主君於堂中南面今案鄭注燕禮主君迎上介爲賓宰夫爲主人獻賓之後如燕禮如是則事事如燕禮案燕禮筵賓于戶西南面席公于阼階上西面脅薦主人于洗北西面燕禮席位分明如此而皇氏乃云主人與賓俱席西階上北面主君堂中南面未審何所憑據以知之

饗禘有

樂而食甞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甞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甞無樂言義同而或用樂或不用樂也此禘當爲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禴夏禘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饗禘食甞有樂無樂之異　饗禘有樂者饗謂春饗孤子禘謂春祭宗廟也以其在陽時故有樂而食甞無樂者食謂秋食耆老甞謂秋祭宗廟以其在陰時故無樂　陰陽之義也者無樂爲陰有樂爲陽故云陰陽之義也　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者此覆釋上文饗有樂而食無樂之義以飲饗清虛養陽氣故有樂而食

是體質養陰氣故無樂　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者此明饗禘在春爲陽食嘗在秋爲陰也　其義一也者禘之與嘗俱是追慕饗之與食同是賞功其事無殊故云一也　而食嘗無樂者文承秋食耆老之下以秋是陰時故云食嘗無樂重結之也舉食嘗無樂亦應重結饗禘有樂不言者略可知也　飲養陽氣也故有樂者更覆釋上文飲養陽氣饗有樂也　食養陰氣也故無聲者覆釋上文食養陰氣故無樂也　凡聲陽也者釋所以饗有樂食無樂凡聲是陽也陽時爲饗故有樂陰時爲食故無樂也　注禘當至夏禘　正義曰依禮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春曰祠王制夏殷之禮云春曰禴今云春曰禘故知禘當爲禴此經所論謂夏殷禮也熊氏云此夏殷禮秋嘗無樂而下文云殷人先求諸陽則秋嘗亦有樂者謂殷人春夏祭時有樂秋冬即無也舉春見夏舉秋見冬也若周則四時祭皆有樂故祭統云内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秋嘗有樂也案王制夏后氏養老以饗禮則夏家養

老用春時有樂無秋食之禮殷人養老以食禮而秋時不作樂無春饗之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則周人養老春夏用饗禮秋冬用食禮四時皆用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春合舞秋合聲下云養老之禮遂發咏焉登歌清廟是秋時養老亦用樂也皇氏云春是生養之時故饗孤子取長養之義秋是成孰之時故食耆老取老成之義熊氏云春饗孤子亦饗耆老秋食耆老亦食孤子而皇氏云此既破禘爲禴故於祭統春禘秋嘗不復更破從此可知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 水土之品言非人常所食 **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 旦當爲神篆字之誤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鼎俎籩豆所法陰陽之事 鼎俎奇者以其盛牲體牲體動物動

物屬陽故其數奇　籩豆偶者其實兼有植物植物屬陰
故其數偶故云陰陽之義也　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者
謂籩豆所充實之物皆是水土所生品類非人所常食也
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者覆釋籩豆所以用水土品族
之意言不敢用褻美食味而貴重衆多品族也何意如此
所以交接神明之義也神道與人既異故不敢用人之食
味神以多大爲功故貴多品鼎俎奇者案聘禮牛一羊二
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也是鼎九其
數奇也又有陪鼎膷一也臐二也膮三也亦其數奇也正
鼎九鼎別一俎俎亦九也又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
魚四腊五其腸胃從羊五鼎五俎又肵俎一非是正俎也
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亦有三俎肵俎一非正
俎不在數是皆鼎俎奇也有司徹陳六俎者尸及侑主人
主婦各一俎其餘二俎者司馬以一俎羞羊肉湇其一俎
司士羞豕肉湇此二者益肉之俎也此云鼎俎奇者謂一
處並陳又籩豆偶者案掌客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

子男二十四又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案禮籩與豆同是籩豆偶也鄉飲酒義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而奇數者彼是年齒相次非正豆也士喪禮注小斂一豆一籩者降於大斂又不同於吉故也籩人饋食之籩棗㮚桃乾藤榛實凡有五物似五籩者熊氏云乾藤之中有桃諸梅諸則爲六物實六籩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賓朝聘者易和說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美此禮也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以詩之義發明賓主之德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匏笙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得得其所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朝聘之賓及己之臣子有王事勞者設燕饗之禮奏樂之節各依文解之饗禮既亡無可憑據今約大射及燕禮解其奏樂及樂闋之節案大射禮主人納賓賓是己之臣子又無王事之勞故賓入不奏肆夏賓入及庭公升即席乃奏肆夏於是主人引賓升主人酌獻賓賓拜受爵坐啐酒拜告旨樂闋賓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畢主人盥洗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公飲卒爵拜主人荅拜樂闋主人洗爵受酢於公主人受酢畢主人又盥洗媵觚于賓所謂酬也主人飲畢酌以酬賓賓進前受酬奠于薦東不舉下大夫二人於阼階下媵爵於公公取一大夫所媵爵以立飲卒爵酬賓賓受爵請旅大夫公許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受旅爵畢主人洗獻卿于西階上獻卿徧又二大夫媵爵於公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大夫受旅畢主人又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受獻畢乃席工升歌歌鹿鳴三終主人獻工乃管新宮此是大射賓入門至

工升歌之節也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而樂闋鄭注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此是己之臣子有王事之勞賓及庭而奏肆夏也其餘與大射禮同以大射禮燕禮而言此云賓入大門謂朝聘之賓行朝聘既畢受燕饗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也饗則大門是廟門也

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者樂主和易今奏此肆夏大樂者示主人和易嚴敬於賓也　卒爵而樂闋者賓至庭樂作乃至主人獻賓賓受爵啐酒拜告旨而樂止賓飲訖酢主人主人受酢畢主人獻公而樂作公飲卒爵而樂止是卒爵而樂闋也此卒爵謂兼賓及主君也依大射禮主人受酢不作樂若其饗時主君親獻賓賓親酢主君賓主俱作樂也　孔子屢歎之者孔子見禮入門而縣與卒爵而樂闋屢數也數數歎美此禮善其和易恭敬之義　奠酬而工升歌者據大射禮獻卿之後大夫媵觶於公所謂酬也公奠置此酬而未舉於時工升歌也或可饗時主君親

酬賔賔初奠酬薦東於時即工升歌也大射與燕禮異也發德也者所以奠酬升歌歌詠其詩發明賔主之德案燕禮記賔及庭奏肆夏此入大門即奏肆夏者熊氏云燕禮燕已之臣子此謂朝聘之賔故入即奏肆夏也皇氏云鍾師奏九夏一曰王夏大司樂云王出入所奏二曰肆夏大司樂云尸出入所奏三曰昭夏大司樂云牲出入所奏也四曰納夏注云四方賔來所奏也五曰章夏注云臣有功所奏也六曰齊夏注云夫人祭所奏也七曰族夏注云族人侍所奏也八曰陔夏注云客醉而出所奏也九曰驁夏注云公出入所奏也皇氏又云襄四年左氏傳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燕禮歌鹿鳴合鄉樂凡合樂降於升歌一等王享燕元臣升歌三夏三夏即頌合樂降一等即合大雅也元侯自相享亦歌頌合大雅故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歌清廟是也侯伯子男相見既歌文王合鹿鳴也準約元侯則天子饗燕侯伯子男亦歌文王合鹿鳴也諸侯燕臣子歌鹿鳴合鄉樂燕禮

是也其天子燕在朝臣子工歌鹿鳴合鄉樂故鄭作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賔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升歌合樂所以異者案鄉飲酒禮及燕禮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奏訖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歌訖乃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間者謂堂上堂下一歌一吹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並作此其所以異也皇氏云此經卒爵樂闋之義主人受酢之時作樂今案大射禮宰夫爲主人受酢之時不作樂皇氏說非也皇氏又云卒爵而樂闋凡樂三闋也一是賔飲畢樂闋也二是主人受酢飲畢樂闋也三是賔奠酬之後工升歌畢將旅酬之時樂闋也今案此經初云入門而奏肆夏次云卒爵而樂闋下云奠酬而工升歌所陳之事依先後次第則樂闋之中不得并數奠酬升歌樂闋也且工升歌之後則有笙入奏南陔之等及間歌合樂無樂闋之文何得卒爵樂闋之中數之爲三闋皇氏非也

案鍾師九夏皆夏文在下而南本納夏獨夏文在上其義疑也皇氏云天子燕饗巳之臣子與燕饗諸侯同歌文王合鹿鳴今案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鹿鳴合鄉樂皇說非也　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解所以不升笙之義也匏笙也竹篪笛也歌是人聲人聲可貴故升之在堂匏竹可賤故在堂下然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　樂由至物得　此因上有賓主禮樂之事遂說禮樂之義　樂由陽來者也此明樂也陽天也天氣化故作樂象之樂以氣爲化是樂由陽來者也氣化謂五聲八音也　禮由陰作者也者陰地也地以形生故制禮象之禮以形爲教是禮由陰作也形教謂尊卑大小拜伏之事也　陰陽和而萬物得者和猶合也得謂各得其所也若禮樂由於天地天地與之和合則萬物得其所也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旅衆也邇近也龜爲前

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鍾金也獻金爲作器鍾其大者以金參居庭實之間示和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辟往德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朝聘貨賄庭實之物　旅幣無方者旅衆也幣庭實也衆國貢獻幣物非止一方故云無方　所以別土地之宜者五方各殊所出有異所以分別土地所生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者邇近也六服有遠近或嬪或貨所貢之屬各有期也　龜爲前列先知也者此即旅幣無方之事也龜是靈知之物陳之於庭則列龜最在前故云先知也　以鍾次之者鍾金也陳金則次於龜後也不謂之爲金而謂之爲鍾者貢金以供王之鑄器器之大者莫大於鍾故言以鍾次之也　以和居參之也者解以金次龜義也金性柔和從時變革也金列庭實前龜後皮帛以金參厠居龜帛之中間故云以和居參之也　虎豹之皮示服

猛也者釋庭實有皮義也虎豹是威猛之獸今得其皮來列在王庭是表示君臣之德能服四方之威猛者也　束帛加璧往德也者解享用束帛帛上又加璧之義也玉以表德今將玉加於束帛或錦繡黼黻之上是以表往歸於德故也謂主君有德而往歸之南本及定本皆作往德北本爲任德熊氏云任用德恐非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僭諸侯趙文子晉大夫名武

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夷王以下揔論朝聘失禮之事各隨文解之　庭燎之百者謂於庭中設火以照燎來朝之臣夜入者因名火爲庭燎也禮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齊桓公是諸侯而僭用百後世襲之是失禮從齊桓公爲始

注僭天至三十　正義曰此數出大戴禮也但崇翶問引大戴禮也何以言蓋沈閣對

曰言蓋無別意猶如禮運云仲尼之嘆蓋嘆魯也亦無別意百者皇氏云作百炬列於庭也或云百炬共一束也

注僭諸至名式　正義曰案大射禮公升即席奏肆夏燕禮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是諸侯之禮今文子亦奏之故云僭諸侯此謂納賓樂也若登歌下管正樂則天子用三夏以饗元侯元侯相與亦得用之周禮九夏王夏者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其陔夏卿大夫亦得用之故卿飲酒客醉而出奏陔夏但非堂上正樂所用也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非其與君無別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

貳君也私覿是外交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夫從君朝覲行私覿非禮之事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者朝覲謂君親往鄰國行朝覲之禮大夫從君而行輒行私覿是非禮也　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者既從君而行不可私覿若專使而出則可爲之故云大夫執圭而使謂受命執圭專使鄰國得行私覿所以申已之誠信也　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者覆明從君而行不敢行私覿所以致敬於已君也　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者當周衰之後有臣從君而行設庭實私覿於主國之庭作記者譏之庭實私覿何得爲乎諸侯之庭譏其與君無別也　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者解所以從君而行不敢私覿之意爲人之臣既無外交唯專一事君既從君而行不敢貳心於他君所以不行私覿之禮

[注]其君至私見　正義曰案聘禮臣出使有私覿今云私覿非禮也故知從君行也且經云朝覲是君親行之事云以君命聘則有私見者解經文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約聘禮有私覿故云以君命聘則有私見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其饗君由強且富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命鴆牙後慶父弑二君又死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明饗君非禮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正君臣也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夷王周康王之玄孫之子也時微弱不敢自尊於諸侯

疏 正義曰大夫富強專制於君召君而饗之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

者大夫強盛則干國亂紀而君能殺之是銷絕惡源得其義也　由三桓始也者從三桓以後有能誅殺強臣由三桓而來故云由三桓始也 注三桓至死也　正義曰案春秋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弟是桓公子也云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脅公者案莊公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羊云辟内難内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何休云公病問後於牙牙對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牙欲立慶父是脅公也云季友以君命鴆牙者案莊三十二年左傳云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是也後慶父殺二君者莊公三十二年左氏云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是弑二君也云又死也者案左氏云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是慶

父叉死也案三桓之前齊有公孫無知作亂衛有州吁宋有長萬皆以強盛被殺而云由三桓始者熊氏云據魯而言猶如論語云十世五世希不失矣三桓之後若襄仲季孫意如雖強君不能殺據時有能殺者言之然此經注並公羊文以左氏傳爲解耳（注）明饗君非禮也　正義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臣不敢有其室臣既不敢爲主明饗君非禮結上文也春秋之時則有諸侯饗天子故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亂世非正法也　覲禮至以下案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王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若春朝夏宗則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熊氏云春夏受三享之時乃有迎法義或然也故齊僕云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注云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是也　由夷王以下者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自此以後或有然者故云以下（注）夷王至子也　正義曰案世本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懿王崩弟孝王立孝王崩懿王大子燮立是爲夷王懿王是康王之

玄孫夷王是懿王之子故云玄孫之子也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言此皆天子之禮也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傅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言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之坫也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反爵焉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襮襮黼領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

貲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言僭所由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言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

疏正義曰此一節揔諸侯及大夫奢僭強盛之事各依文解之

諸侯之宮縣者諸侯唯合軒縣今乃有宮縣又諸侯祭用時王牲今用白牡又諸侯擊石磬今擊玉磬又諸侯得舞大武故詩云方將萬舞宣八年萬入去籥是也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今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諸侯合乘時王之車今乃乘殷之大路並是諸侯僭禮也

注言此至禮也　正義曰案小胥天子宮縣案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又明堂位云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

擊玉磬則皐陶謨云鳴球是也祭統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其祭統明堂位所云皆天子禮樂特賜周公故云皆天子之禮魯唯文王周公廟而得用之若用於他廟則爲僭也若他國諸侯非二王之後祀受命之君而用之皆爲僭也云鍚傅其背如龜也者詩云鏤鍚謂以金飾之則此鍚亦以金飾也謂用金琢傅其盾背盾背外高龜背亦外高故云如龜也蓋見漢禮然也白牡是殷之正色大路殷與白牡同文故知白牡大路是殷天子之禮也　臺門至禮也此一經明大夫僭諸侯禮臺門者兩邊起土爲臺臺上架屋曰臺門　而旅樹者旅道也樹立也人君當門道立屏蔽内外爲敬也　反坫者反爵之坫也若兩君相饗則設尊兩楹間坫在其南坫以土爲之　繡黼丹朱中衣者綃繒也黼刺繒爲黼文也丹朱赤色謂染繒爲赤色也中衣謂以素爲冕服之裏衣猶今中衣單也　大夫之僭禮也者自臺門以下於時大夫皆有此事故言僭禮也 注 言此至領也　正義曰旅道也所

行處故以爲道也云屏謂之樹釋宮文引管氏樹塞門者據經旅樹之義云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者禮緯文南本及定本皆然或云大夫以帷士以簾誤也云反坫反爵之坫也者以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則坫爲尊而設故知反坫反爵也以言出尊故云蓋在尊南也鄉飲酒是卿大夫之禮尊於房戶閒燕禮是燕己之臣子故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閒故其坫在兩楹閒云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反爵焉者案論語云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故知兩君相見也彼注云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故云主君既獻於反爵焉謂於此坫上而反爵焉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荅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荅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而論語注酌畢各反爵於坫上者文不具耳其實當云飲畢或可初酌之時則奠於坫與鄉飲酒禮異也義有疑故具

存焉云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者中衣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以素爲之繡黼爲領丹朱爲緣云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者案注引禮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亦以爲綃綃綺屬以魯詩旣爲綃字又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領得共爲一物故以繡爲綃也謂於綃上而刺黼文也引詩云素衣朱綃者證以繡爲綃又引詩素衣朱襮者證黼領也案釋器黼領謂之襮故云襮黼領也案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此素衣是緣當爲冕及爵弁之中衣禮朝燕之服皆以布爲之皇氏云此素爲中衣兼爲朝燕服之中衣非也案禮公之孤四命則爵弁自祭也則天子大夫四命亦當爵弁自祭則中衣得用素但不得用綃黼爲領丹朱爲緣耳熊氏云此云大夫僭謂非四命大夫而著素衣爲僭今爲四命得著素衣但以綃黼丹朱猶爲僭也其大夫士助祭於君服爵弁以上雖中衣用素亦不得用綃黼丹朱以爲領緣以其是諸侯之服故唐詩揚之水刺晉昭公微弱云素衣朱綃從子於鵠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爲

諸侯也　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謂臣下不畏懼於君而擅相尊貴以等列故庾云擅相封爵也　相覿以貨者大夫私相覿以貨賄不辟君　注魯以至僭焉　正義曰知魯得立文王廟者案襄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注云周廟謂文王廟也此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二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與此文不同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彼據有大功德者故異義禮戴引此郊特牲云又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土諸侯不得專祖於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祖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出公廟其立先公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許愼謹案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鄭

氏無駮與許愼同也其王子母弟無大功德不得出封食采畿内賢於餘者亦得采地之中立祖王廟故都宗人家宗人皆爲都家祭所出祖王之廟也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四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過之遠難法也二或爲三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王者立二王後尊賢之事 天子存二代者天子繼世而立子孫以不肖滅亡見在子孫又無功德仍須存之所以存二代之後者猶尚尊其往昔之賢所取法象 尊賢不過二代者所以尊賢之事取其法象但代異時移今古不一若皆法象先代今則不可盡行故所尊之賢不過取二代而巳若過之遠難爲法也案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引此文古春秋左氏說



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慎謹案云治魯詩丞相韋玄成治易施讎等說引外傳曰五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五代而已而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如鄭此言公羊自據二王之後左氏兼論三恪義不乖異也熊氏云周之三恪越少昊高辛遠存黃帝者取其制作之人故易繫辭云神農氏没黃帝堯舜氏作義當然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世不足尊也寓或為託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寄公之子為臣之事

注 寓寄至尊也 正義曰案喪服傳云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為失地也諸侯不臣者不敢以寄公為臣也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

也臣之北面答君也答對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辟國君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大夫君辟正君之事諸侯則稽首於天子大夫則稽首於諸侯皆盡其臣禮以事君今大夫家臣於大夫之處拜時不爲稽首非是尊敬此家臣不令稽首所以不稽首者以辟國之正君臣於國君已皆稽首今大夫之臣又稽首於大夫之君便是一國兩君故云以辟君也大夫得稽首於諸侯不辟天子者謂諸侯有大功德出封畿外專有其國故大夫得專盡臣禮事之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已也不面拜者於外告小臣小臣受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君尊大夫之事 大夫有獻弗親者謂大夫有物獻君使人獻之不親來獻 君

有賜不面拜者謂君有物賜大夫大夫不面自來拜所以然者恐為君之答己故不自來不報而去 注 小臣至逆也 正義曰案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皆無大夫之文即此小臣所掌孤卿中兼之故鄭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

鄉人禓 禓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禓或為獻或為儺 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神依人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孔子存神之事 鄉人禓者庾云禓是強鬼之名謂鄉人驅逐此強鬼孔子則身著朝服立於阼階之上所以然者于時驅逐強鬼恐己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于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己而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多其射容與樂節相應也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

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女子設帨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歎美祭廟擇士之射必使容體合樂故云射之以樂　何以聽者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容相應　何以射者言何以能使射與樂節相應故多善其兩事相應故鄭注射義云何以言其難也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者孔子既美射之與樂相應又論身之不可不習爲士之法理合能射今使之射若其不能便是乖於爲士之義則當辭以疾病縣弧之義也者以男子初生縣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今士亦有射道以其疾病而不能與男子初生縣弧相似故云縣弧之義也

【注】男子至設帨　正義曰案内則云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男子所以設弧者示其有射道所以縣之者以其未能也長大不得不能故辭以疾也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

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居讀爲姬語之助也何居怪之也伐猶擊也齊者止樂而二日擊鼓則是成一日齊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祭之失禮之事祭前宜齊而專一不得伐鼓也凡祭必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不樂不弔致齊三日專其一心用以祭祀猶恐爲敬不足故云猶恐不敬也于時祭者在致齊三日之中而二日伐鼓使祭者情散意逸以違禮故譏而問之二日伐鼓何姬姬是語助之辭也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朝市宜於市之東偏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魯失禮之事 繹之於庫門內者繹祭

之禮當於廟門外之西堂今乃於庫門內　祊之於東方
者祊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　朝市之於
西方者朝市謂朝時而市當於市內東方謂市內近東也
今乃於市內西方　失之矣者言此三事皆違於禮故言
失之矣　注祊之至爲王　正義曰祊之禮宜於廟門外
之西室者下文索祭祝于祊是爲祭設故當在廟門外又
釋宮云閍謂之門孫炎云謂廟門外又引詩云祝祭於祊
故知廟門也知廟門外者禮器云爲祊乎外故知在外也
以西是鬼神之位室又求神之處故知在廟門外之西室
云繹又於其堂者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
室接尸在堂故去繹又於其堂云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
繹者祊是室內求神繹是堂上接尸一時之事故云二者
同時案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釋天云繹又祭詩絲衣云
繹賓尸但有繹名而無祊稱是大名曰繹云其祭禮簡而
事尸禮大者案儀禮有司徹是上大夫儐尸也但於堂上
獻尸獻侑全無室中之事又絲衣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是祭神也下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是接尸也故知祭神禮簡事尸禮大天子諸侯謂之爲繹在祭之明日於廟門外西室及堂而行禮也與祭同日於廟堂之上而行禮也下大夫及士雖有獻尸及賓等相酬酢行禮於廟之事不謂之儐尸也引周禮大市日側而市以下皆周禮司市文日中百族爲主者注云百族必容來去商賈爲主謂商賈家在外市城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凡日中朝夕百族商賈及販夫販婦皆言爲主者據其多耳皇氏以爲日側日將中而未中猶在東側故鄭注彼云日厢昳中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牆謂之墉北墉社內北牆）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國中之神莫貴於社）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大社王爲羣姓

所立

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中霤亦土神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爲里畢作人則盡行非徒羡也丘十六井也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

者以於車賦出長轂一乘乘或爲鄰【疏】正義曰此一節總論社神之義兼明所祭之禮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者土謂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以時祭之故云社祭土土是陰氣之主故云而主陰氣也　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者墉牆也社既主陰陰宜在北故祭社時以社在南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牆下而南鄉祭之是對陰之義也　日用甲用日之始也者社是國中之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故用之也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者是解社不屋義也達通也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爲屋以受霜露風雨霜露風雨至是天地氣通也故云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者喪國社者謂周立殷社也立以爲戒不生成天是生法其無生義故屋隔之令不受天之陽也白虎通云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　薄社北牖使陰明也者即喪國社也殷始都薄故呼其社爲薄社也周立殷社爲

戒而屋之塞其三面唯開北牖示絶陽而通陰陰明則物死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者言立社之祭是神明於地之道故也發此句爲下張本也　地載萬物者釋地所得神之由也地之爲德以載萬物爲用故也　天垂象者欲明地之貴故引天爲對也地有其物天上皆垂其象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　取財於地者地須財財並在地出爲人所取也　取法於天者人知四時早晚皆放日月星辰以爲耕作之候是取法於天　是以尊天而親地也者所取法者故尊而祭之天子祭天是也所取財者故親而祭之一切親地而共祭社是也　故敎民美報焉者此結祀社也地既爲民所親故與庶民祭之以敎民美報故也　家主中霤者中霤謂土神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在於中霤　而國主社者謂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示本也者以土神生財以養官之與民故皆主祭土神示其生養之本也唯爲社事單出里者社事祭社事也單盡也里居也社既爲國之本故若祭社則合里之家並盡

出故云單出里也此唯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　唯爲社田國人畢作者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既人人得社福故若祭社先爲社獵則國中之人皆盡行無得住家也　唯社丘乘共粢盛者鄉說祭社用牲此明祭社用米也丘乘者都鄙井田也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乘唯祭社而使丘乘共於粢盛也粢稷也稷曰明粢在器曰盛庾蔚云粢盛所須者少故丘乘共之也皇氏云若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丘乘之民共之示民出力也　所以報本反始也者結美報也皇氏云國人畢作是報本而丘乘共粢盛是反始言粢盛是社所生故云反始也熊氏云祭社稷之神爲報本祭所配之人爲反始未知孰是故兩存焉　注大社至所立　正義曰知爲羣姓所立者祭法文但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必以爲此說者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

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又王制
云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
稷是社之細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爲原隰
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
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
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
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
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體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
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
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
今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爲鄭學者通
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
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
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
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
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

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縣絶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

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其社稷制度白虎通云天子之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說者又云天子之社封五色土爲之若諸侯受封各割其方色土與之則東方青南方赤之等是也上皆以黄上也其天子諸侯皆有二社者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是各有二社又各有勝國之社故此云喪國之社屋之是天子有之也案春秋亳社災公羊云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是魯有之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鳥鳴于亳社是宋有之也此是天子諸侯二社之義其所置之處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鄭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爲羣姓立社者在庫門內之西自爲立者在藉田之中其亡國之社穀梁傳云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則亳社在東也故左傳云閒于兩社爲公室輔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故云閒于兩社也其卿大夫以下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其大夫以下所置社者皆以土地所宜之木則論語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故大司徒云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也其天子大社之等案尚書無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其天子諸侯大夫等皆有稷也故注司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也田主尚然故知天子諸侯社皆有稷其亡國之社亦有稷故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有稷也但亡國之社稷故略之用刑官爲尸則其祭餘社爲尸不用刑官也其社之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于公社是三也其社主用石故鄭注宗伯云社之主蓋用石案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嚮並

壇共門或曰在社壇北其用玉無文不可強言今禮用兩
圭有邸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
徧敬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爲后土后土爲社許
君謹案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
上公非地祇玄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
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
天公豈上公也異義稷神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
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
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
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
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駁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
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又
引司徒五土名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
五土之總神即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
土祇與原隰同用樂也又引詩信南山云畇畇原隰下之
黍稷或云原隰生百穀黍爲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

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注】單出至一乘　正義曰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者案周禮都鄙公卿大夫采地此卿大夫祭社其里之人皆往就祭此據采地言之故云往祭社於都鄙必知據采地者以經云唯社丘乘丘乘是采地井田之制故舉采地言焉其公邑之民所屬酇鄙縣遂有祭社之事則亦往酇鄙中助之其六鄉之内於祭酺黨祭禜雖滿百家以上不祭社也唯其州祭社其所屬閭民祭社祭禜祭酺之時亦皆往也但此文主於社故持言社耳云人則盡行非徒羨也者案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則家一人之外皆爲羨也此云人則盡行非徒羨似羨外更有人者若六鄉上劑致民一人爲正卒又一人爲羨卒其餘爲餘夫則據都鄙及六遂之外羨卒外有餘夫故云非徒羨也云丘十六井也以下皆司馬法文

季春出火爲焚也謂焚萊也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然後簡其車賦而

備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誓社記者誤也社或爲省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流猶行也行行田也鹽讀爲艷行田示之以禽使歆艷之觀其用命不也謂禽爲利者凡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求服其志不貪其得失伍而獲猶爲犯命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仲春祭社之前田獵取禽以祭社獲福之事　季春出火爲焚也者祭社既用仲春此出火爲焚

當在仲春之月今云季春者記者以季春之時民始出火記者錯誤遂以爲天子諸侯用焚亦在季春故誤爲季春當在仲春也爲焚者謂焚燒除治宿草　然後簡其車賦者謂既焚之後簡選車馬及兵賦器械之屬　而歷其卒伍者謂歷其百人之卒五人之伍　而君親誓社者謂君親自誓此士衆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所得之禽獸因以祭社故云親誓社　左之右之坐之起之者謂戒勑之以習軍旅之事或左或右或坐或起　以觀其習變也者謂君親自觀於習武變動之事　而流示之禽者流行也謂教陳訖而行田禮謂驅禽於陳前以示士卒也　而鹽諸利者鹽者艷也諸於也利則禽也所以驅禽示之而歆艷之以小禽之利　以觀其不犯命也者於此之時觀其士卒犯命與不犯軍命者　求服其志不貪其得者所以觀其犯命與否者求欲服其士卒之志使進退依禮不欲貪其犯命苟得於禽言失伍得禽猶爲犯命不免罰也　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者以其所爲得禮戰則克勝祭則

受福 注謂焚至始出　正義曰出火以火出者案春秋火出爲夏三月此出火者謂出陶冶之火故左氏昭六年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用火故晉士文伯識之若田獵之火則昆蟲蟄後得火田以至仲春也 注簡歷至誤也 正義曰簡歷謂算具陳列之者經云左之右之軍或須左或須右坐之起之謂須坐須起崔氏云謂士卒至前表而坐將行而起崔氏所言是仲冬大閱之禮未知春時亦然以否云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者此經無祭社之文以連前經祭社之事故云此是仲春之禮云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者周禮大司馬職文引之者證仲春火弊而田止云至季春出火而民乃用火者案司爟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故民乃用火云今云季春出火乃誓社記者誤也者謂作記之人見季春民之出火謂爲焚萊祭社故稱季春 注鹽讀至私之　正義曰鹽豔聲相近歆豔是愛欲之言故讀從豔也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二者大司馬文

天子適四方先柴

所到必先燔柴有事於上帝也書疏正義曰此一節明
日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天子巡守祭天之
禮　天子適四方先柴者謂巡守至方嶽先燔柴以告天
是尊天故也　注書曰至宗柴　正義曰此虞書舜典文
案鄭注尚書以爲别有舜典之篇將此爲堯典與古文異
也此祭上帝謂祭當方帝皇氏云謂祭感生帝義非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總明郊祭之義　迎長日之至
也者明郊祭用夏正建寅之月意以二月建卯春分後日
長今正月建寅郊祭通而迎此長日之將至　注易說至
長也　正義曰此易緯乾鑿度文必用夏正彼文云方此
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道案書傳云
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即引寅賓出日皆謂春分知此迎長
日非春分者此云兆於南郊就陽位若是春分朝日當在

東郊故知非也又下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故知祭天非唯祭日也

大報天而主日也

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爲尊

兆於南郊就陽位也

日大陽之精也

疏 正義曰大猶徧也雖特尊所出之帝而又徧報天之一切神而天之諸神唯日爲尊故此祭者日爲諸神之主故云主日也不用所出之帝爲主而主日者所出尊不與諸神爲賓主也猶如君燕羣臣使膳宰爲主人不以君爲主也

注 大猶至爲尊 正義曰天之諸神莫大於日祭諸神之時日居諸神之首故云日爲尊也凡祭日月之禮崔氏云一歲有四迎氣之時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是其一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其二也此等二祭日之與月各祭於一處日之與月皆爲壇而祭所謂王宮祭日夜明祭月皆爲燔柴也夏正郊天之時而主日配以月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其三也孟冬大蜡之時又祭日月故月令孟冬祈

來年于天宗是其四也此二祭并祭日月共在一處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壇則實柴坎則瘞埋也其牲皆用犢故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鄭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是也若所祈禱則用少牢故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及日月等鄭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是也皇氏云以爲日月合祭之時用犢分祭之時用少牢其義非也

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

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尚赤者周也

疏 正義曰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故云埽地而祭陶謂瓦器謂酒尊及豆簋之屬故周禮瓬人爲簋匏謂酒爵此等已具解於上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

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齊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

疏 正義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言郊用辛日者取齊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

注 言日至周事 正義曰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者謂日體以周郊天建子之月而南至云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者以冬至一陽生故云新用事而用辛日云此說非也者謂日以周禮郊天之月而日至

陽氣新用事此等之說非也謂董仲舒劉向而爲此說所
以非者案周禮冬至祭天圓丘不論郊也又此下云戴冕
璪十有二旒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是服不同周
禮玉路以祀天此下云乘素車是車不同也祭法云燔柴
於泰壇用騂犢周禮蒼璧禮天牲從玉色是牲不同也爾
雅曰非人爲之丘泰壇則人功所作是圓丘與泰壇別也
以是知郊與圓丘所祭非一故云此說非也云郊天之月
而日至魯禮也者言此經始郊日以至是魯國之禮必知
魯禮者以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
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
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也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證明
天子之郊必用夏正魯旣降下天子不敢郊天與周同月
故用建子之月而郊天欲示在天子之先而有事也但魯
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
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啓蟄而郊又云郊祀
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也

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荅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者欲見經文實是魯郊而爲周字故云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誤作周也從上說郊是周禮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自此以下是魯禮爲此周魯雜亂也案聖證論王肅難鄭玄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玄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又從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玄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矣苟其不愚

不得亂於周魯也鄭玄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爲配圜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玄既以祭法禘嚳爲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玄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玄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圜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知郊則圜丘圜丘則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啓蟄又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爲天子郊祭之事如聖證論之言王肅所

據經傳分明鄭必別爲其說者案聖證論馬昭申鄭云易
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
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
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
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云冬日至祭天於地上之圜
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
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
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于郊服袞服乘素
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
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
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弑禮俗未嘗相變而弑三君季
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髽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
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別冬至之郊特爲魯禮案聖證論
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
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恒
在辛似用冬至之月案張融謹案郊與圜丘是一又引韓

詩説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又魯以轉卜三正王與鄭玄同周禮圓丘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袞冕家語又云臨燔柴脱袞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輟祭脱袞著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自不通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爲魯禮與鄭玄同融又爲圓丘是祭皇天孟春祈穀於上帝及龍見而雩此五帝之等並是皇天之佐其實天也融又云祀大神率執事而卜日圓丘既卜日則不得正用冬至之日此是張融之説鄭此注云以建子之月郊天用辛日者當齊戒自新如鄭此言是亦不用冬至日也但郊丘大事王鄭不同故略陳二家所據而言之也案聖證論及異義皆同穀梁之義魯轉卜三正之内一郊則止而崔氏皇氏以爲魯冬至郊天夏正又郊凡二郊非鄭義也

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受命謂告之退而卜

疏正義曰郊事既尊不敢專輒故先告祖後乃卜亦如受命

也故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是也作龜于禰宮者作灼也禰宮禰廟也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也　尊祖親考之義也者考亦禰也尊祖故受之命命宜由尊者出親禰故作龜作龜是事事宜就親近也

者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勑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也

疏 正義曰澤澤宮也王在於澤宮中於其宮以射擇士故因呼為澤宮也王卜已吉又至澤宮射以擇賢者為助祭之人故云王立于澤也禮器云舉賢而置之是也然王者獵在囿而主皮射亦在澤故鄭注鄉射記引尚書傳主皮射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又云䦕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　親聽誓命者因以澤宮中又使有司誓勑舊章齊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

之故禮器云聚衆而誓之是也　受教諫之義也者釋前義也告祖作禰是受教義也又立澤聽誓是受諫義也

獻命庫門之内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勑也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大廟　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庫或爲廄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報猶白也夙與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粢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也

疏　正義曰王自澤宮而還至欲致齊之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于庫門之内戒百官大廟之内戒百姓百官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大廟而重戒之　注　百姓至之室　正義曰以上有百官之文故以百姓爲王之親也王親謂之

百姓也者皇氏云姓者生也並是王之先祖所生云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者卜法必在祭前十日祭義云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又云七日戒三日齊　鄭既云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則此經戒百官百姓則祭前三日欲致齊之時以誓命重相申勑也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者　報白也郊日之朝天子早起皮弁服以聽之小宗伯告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未郊故未服大裘而衣當旦服日視朝之服也　示民嚴上也者結早朝著皮弁朝服以聽祭報之義示教人尊嚴其君上之義也　注周禮至王也正義曰引之者證小宗伯既有告事王皮弁聽之是也

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鄉爲田燭

謂郊道之民爲之也反道剗令新土在上也田燭田首爲燭也

弗命而民聽上

化王嚴上

疏 正義曰郊祭之旦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干王之吉祭也　氾埽反道者氾埽廣埽也

反道剗路之土反之令新土在上也郊道之民家家各當界廣埽新道也　鄉爲田燭者鄉謂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嚮郊之早　弗命而民聽上者合結要者不哭以下至此並非王命而民化王嚴上故也然周禮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而此云不命者蜡氏所云有司常事至郊祭之時王不特命故云不命且作記之人盛美民之聽上之義未必實然也蜡氏云除不蠲及刑者任人等此不言者文不備也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

象天也設日月畫於旂上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明謂則之以示人也

疏正義曰當祭之日王被袞冕袞冕有日月星辰以象天也首戴袞冕其璪十有二旒法則天數也　乘素車者乘殷之朴素之車貴其象天之質也所建之旂十有二旒畫龍爲章　而設日月以象天也者旂十有二旒象天數十二也龍爲陽氣變化日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　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者總結上王被袞冕以下之事言天垂日月之象各有其數故聖人則之郊天象日月所以光明天之道以示於人故事事則之

注謂有至下也　正義曰此明被袞象天明堂位云日月之章故袞有日月星辰也與周不同故云此魯禮也引周禮以下者證王禮與魯禮不同云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者證魯侯得著袞冕故經云袞也魯公得稱王者作記之人既以魯禮而爲周郊遂以魯侯

而稱王也皇氏云魯用王禮故稱王或亦當然也注天之至十二　正義曰此哀七年左氏傳文注素車至禮也　正義曰明堂位云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又此上文云大路繁纓一就此云乘素車故知殷路也云魯公之郊用殷禮也者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周公既用殷之白牡故知用殷禮也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養牲必養二也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滌牢中所搜除處也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

疏正義曰郊天既以后稷爲配故養牲養二以擬祭也若帝牛不吉或死傷以爲稷牛者爲猶用也爲用稷牛而爲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牛用之　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者此覆說上文帝牛不吉而取稷牛之事以帝牛既尊必須在滌三月今帝牛不吉故取稷牛已在滌三月也其祀稷之牛臨

時別取故云稷牛唯具天神既尊故須在滌人鬼稍卑唯具而已是分別天神與人鬼不同 注 養牲必養二也 正義曰案春秋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公羊云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何休云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爲天牲養之凡當二卜爾復不吉則止不郊 注 滌牢至用也 正義曰滌牢中所搜除者搜謂搜埽清除故周禮掌養馬者謂之廋人云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者遭時謂帝牲遭災之時既取稷牲而用之其祀稷之牲臨時選其可者凡帝牲稷牲尋常初時皆卜取其牲繫於牢芻之三月若臨時有故乃變之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言俱本可以配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祖配天之義人本於祖物本於天以配本故也 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此一經釋所以郊祭天之義天爲物本祖爲王本祭天以祖配之所以報謝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以財言之謂物爲本以終言之謂初爲始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大義同也皇氏云上文社稷下直云報本反始此文天神尊故加大字義或然也

天子大蜡八所祭有八神也伊耆氏始爲蜡伊耆氏古天子號也蜡也者索也謂求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祭百種以報嗇也嗇所樹蓺之功使盡饗之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蜡祭之事各依文解之　大蜡八者即鄭生

云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八神爲主蜡云大者是天子之蜡對諸侯爲大天子既有八神則諸侯之蜡未必八也謂若先嗇古之天子諸侯未必得祭也知諸侯亦有蜡者禮運云仲尼與於蜡賓是諸侯有蜡也案周禮大司樂云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云有象在天所謂日月此神不數象物及日月者先嗇司嗇並是人神有益於人水庸之屬在地益其稼穡故索而祭之急其近者故也天神象物去人縣遠雖祭不爲八神之數 注 伊耆氏古天子號也　正義曰明堂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蕢桴而土鼓俱稱土鼓則伊耆氏神農也以其初爲田事故爲蜡祭以報天也下云主先嗇神農既爲始蜡豈自祭其身以爲先嗇乎皇氏云神農伊耆一代總號其子孫爲天子者始爲蜡祭祭其先祖造田者故有先嗇也 注 歲十至之也　正義曰知是周十二月者下云既蜡而收民息巳收謂收斂則詩所謂十

月納禾稼又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知蜡周建亥之月三代皆然此經文據周故爲十二月皇氏以爲三代各以十二月爲蜡其義非也已具於月令疏云饗者祭其神也者解經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萬物非所饗但饗其萬物之神所以饗其神者萬物所以能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故云祭之以報焉云造者配之也者賀瑒云謂造此蜡祭配此八神而祭 注先嗇至是也 正義曰若神農者若是不定之辭以神農比擬故云若司嗇后稷無所疑故不言若直云后稷是也經言主先嗇而祭司嗇者以先嗇爲主司嗇從祭種曰稼斂曰嗇不云稼而云嗇者取其成功收斂受嗇而祭也 祭百種以報嗇也者 此一經爲下饗農及郵表畷起文百種則農及郵表畷禽獸等所以祭之者報其助嗇之功使盡饗焉

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農田畯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詩云爲下國畷郵禽獸服

不氏所敎擾猛獸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迎其神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水庸溝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總明祭百種之事農謂古之田畯有功於民郵表畷者是田畯於井閒所舍之處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畷者謂井畔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舍田畯處焉禽獸者卽下文云猫虎之屬言禽獸者猫虎之外但有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下特云猫虎舉其除害甚者　仁之至義之盡也者不忘恩而報之是仁有功必報之是義也蜡祭有仁義之至盡也

注詩云至獸也　正義曰所引詩者齊魯韓詩也郵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仁政爲下國諸侯在畷民之處所使不離散今毛詩作綴旒在商頌長發之篇云禽獸服不氏所敎擾猛獸也者若非猛獸

不能殺害於物以助天故也　注 迎其神也　正義曰恐迎猫虎之身故云迎其神而祭之　祭坊與水庸事也者是營爲所須之事故云事也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鄣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謂祭此坊與水庸之神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爲害者也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

疏 正義曰此以下皆蜡祭之祝辭土即坊也反歸也宅安也土歸其安則得不崩　水歸其壑者水即水庸壑坑坎也水歸其壑謂不汎溢　昆蟲毋作者昆蟲螟螽之屬也得陰而死得陽而生故曰昆蟲毋作謂不爲災　草木歸其澤者草苦稗木榛梗之屬也當各歸生藪澤之中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蜡祭乃是報

功故亦因祈禱有此辭也一云祝辭言此神由有此功故今得報非祈禱也此【注】蜡至知矣　正義曰蜡有八神恐祭處各別故言則祭同處可知也陳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特有辭也而先嗇之屬有知故不假辭也據此祭草木有辭則草木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蜡草木徧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各指一物故不數

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素服衣裳皆素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曰黃衣狐裘

【疏】正義曰素服送終是仁恩也故云仁之至葛帶榛杖示陰氣喪殺斷割其理是義也故云義之盡也【注】送終至皆素　正義曰送終喪殺所謂老物者案周禮籥章云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息老物以物老故素服物老將終故葛帶榛杖素服衣裳皆素者謂白素衣積素裳經直云素服以送終

不云皮弁者從上省文也 注 祭謂至狐裘 正義曰上云蜡此云祭故知既蜡臘先祖五祀對文蜡臘有別總其俱名蜡也故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是也公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者即經文息田夫是也勞農王制文

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

疏 正義曰此解上息田夫用黃衣黃冠之意田夫則野夫也野夫著黃冠黃冠是季秋之後草色之服故息田夫而服之也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五